

# 剪影集

覃子豪—朱顏—周麟

賈芝—沈毅



## 序

這裏是五個人的詩的剪影。他們都是些少年人。在幾年前當他們最初遇到一起的時候，曾怎樣地每人抱着對於詩的不同的見解和熱情，半夜半夜地爭論過。可是最後，他們終於一致了。開始在同一的理想之下寫作着；並且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如今，從每人所有的百首上下的詩中，揀出可以代表自己的兩首來；他們想要借這十幅的剪影，將他們個人的風格和他們共通的情調縮影在一起，來紀念他們每人都須經過而現在在每人都尚未完成的修養時期。而且，他們雖然不是什麼正式的文學團體，甚至也還不肯將一點有限的收穫發表出來，可是如今他們本身却已經好像到了那當年在法國

的 Barnassiens 或是在英國的 Yellow Book 那一群的最後似地,已經每個人都不安於大家所共有的範圍,而希望自己早日去開拓將屬於自己的個人的境界去了。所以,他們同時想借着這幾幅在一起合照的面影來做他們從分路進到同道,而現在又要進一步地分路了的,將去豎到路口的紀念碑。

“好,我們分路了。大家努力!”這便是他們合力所撰的碑文。

章子豪 朱新 周臻  
劉之 沈毅

覃子豪

## 竹林之歌

荒山裏有一天黃昏  
竹林在細雨中哭泣  
低聲地唱一首淒切的歌

——我有一個永遠憂鬱着的心  
在荒寒的山澗裏  
沒有一個人來訪問

——有時我在晨風裏笑  
我愛山花的溫柔  
太陽在懷着撒嬌

——有時我心頭充滿哀怨

煩惱緊纏在心裏  
淒涼的雨線



覃子豪

——有時我把心事都訴給  
冷冷底月光  
淚浸蝕了古廟的土牆

——有時我也曾落在行人底注視裏  
可是只匆匆的一瞥啊  
便又匆匆的分離

——如今秋風秋雨又重入我的懷裏  
它輕輕的叫我：將一生的哀怨  
寫一篇憂鬱的詩

覃子豪

## 我的夢

我的夢  
在破碎的石子路上  
有村女的笑聲  
有田中的稻香

我的夢  
在靜靜的海濱  
有海藻的香味  
有星有月有白雲

我的夢  
在我破舊的筆桿上  
有單戀的情味  
有淚珠的輝芒

七月 附島

朱 顏

## 昔年春夢

——你們迴帶着歡愉時分的寫生，  
和些親愛的肖像，一並獻呈。


V. Goethe

昔年的春夢都回來了，  
彈着，唱着，流着淚；  
說往昔的歡會，有過的歡會，  
都從那淒切的流年的哀調  
裏，配着日和夜的音樂，  
在唱它哀婉的傷悲。  
每一根豎琴的弦上都蘸着淚，  
彈出聲音來，我就知道：  
都回來了，那些擁抱，那些相親；  
隔着日子的淚眼，往後又望見  
她的眉梢，她的髮，她的眼睛；  
好像淒迷的淚水明亮了我的瞎眼。  
昔年的夢幻，從那流年的暗影  
後面，一件件地回到了我的身邊。

朱 顏

## 夜曲

良夜淒迷，  
只有星光在我淚裏；  
此時天上，  
沒有人響，  
夜風裏，  
Zephyrus在歎息。



不是我恨你，  
是我想你；  
它永夜的星辰，  
像我晶瑩的淚滴，  
在天上，  
安靜地望你。



周 麟

## 白色的夢

我的夢是要像熟睡底  
深隱的寺院  
沒有像嘆息的鐘聲  
蕩出幽怨。

我的夢像花瓣飄落水上  
只有波動沒有聲響。

我的夢只有波動沒有聲響  
像一對蝶影浮過花牆。



我的夢要在遠處底  
無人的城邊  
只有碧色的海水  
滿照晴天。

周 麟

也沒有鳥聲,也沒有濤聲,  
也沒有角聲穿過山陰。

我的夢要像是雨天的  
黃昏裏斷續的炊烟。



周 麟

## 湖景

我的夢想在西湖，  
在披着春的夜霧。

像我的  
靈魂的  
搖籃，

柳葉艇蕩過  
三月的月的  
昏暗；

像我的  
幽夢的  
微香，

柳葉艇蕩進  
夢鄉，蕩進  
蘆花盪...

賈 芝

## 塞上曲

你聽,山澗的水流  
激蕩出傷人的悽楚,  
是昔年王明妃  
琵琶的長弦顫抖;  
一曲悲苦,玉指下  
嘈嘈的揮就,永遠地  
將永遠在這裏

低泣長流。

曲裏敘述着代雲的失色,  
和那落葉的秋風的傷悲,  
“從此不再見漢宮的夜月,  
從此只自聽琵琶的淚垂。”

賀 芝

呵，你聽，水流流出山澗，  
又流過那邊的山澗；  
一片關山悠悠的  
悠悠的拖帶着  
琵琶的長弦。  
美人的顏色  
已在衰草下腐朽，  
空谷裏永歌着  
歷史的幽怨。

賈 芝

## 雨天遊湖

走過去，湖邊，長堤，頹圯的木亭，和那  
漢白玉的石欄，一層一層的穹橋的階石，  
這都是先年輝煌中殘存的傷心的古蹟，  
在這裏遺留着歡喜，悲傷，和一點愛的影子。

聽滴滴的打在蘆葦裏的細雨，在訴說  
在這裏曾有過情人的親吻，蜜蜜的柔語，  
有過孤客的獨步，凝神的回憶，這裏  
那裏，像雨天湖上茫茫的處處的嘆息。

那邊，沿湖的燈壁，已沒有燈影的閃爍，  
只有那寂寂的迴廊，寂寂的霧一般的烟裏  
迷濛着的桃李，好像它們也在想起一番古事，  
聽它們，聽一片茫茫的打在白石上的雨滴。

沈 毅

## 沉默

——飲着甜紅的酒漿

歌一曲悲哀的青春罷。

——已經不可能,因為冷淡的陰影

緊裹了歡樂過的心。

——那末歌一段清淡的小曲罷,

來遣排苦惱的人生。

——雜亂的渦流裏,

再不容有細膩的心情。

——那末只有沉默麼

永遠地佔據?

——啊,那是一個永久的沉默:

它沒有聲音,也沒有顏色。

